

慈濟叮嚀語錄

靜 睿

善因結善緣

所謂「因緣」者，就是冥冥之中業力的安排，由不得人去勉強，譬如我們想做個理想而有意義的事業，假若缺了「因」或「緣」，未成熟，任你怎樣追求也得不到，如果因緣具足，就算你想擺脫也擺脫不開的。

佛陀出現在世間，乃是與世間有一大因緣，尤其成佛以後，於四十九年的說法教化，也都依順「因緣」次第，佛陀一方面為過去在佛法中已種善根因緣的眾生，說深妙大乘的教理，成就眾生解脫六道輪迴生死煩惱，進入佛地，以了結過去為眾生所種下的成佛因緣。另一方面又不斷地為當時及未來的眾生，播下以後成佛的「善因」種子，等待「緣」成熟後，一旦再聞佛法，便很快領悟其中的道理，勇猛向佛。

佛說：太平安樂的世界，是感於眾生心地善良，厚德重道，眾生心淨國土也清淨了。若眾生心地惡劣，造惡的人多而為善的人少，悖逆人倫道德，則會招感世界不安，禍亂紛起，災害頻生。慈濟功德會的緣起乃是證嚴上人遵奉師教，為佛教為眾生為其一「因」，於民國五十五年聚「緣」聚合而產生了慈濟救世工作。上人往鳳林探病，巧逢山胞產婦繳不出八千元保證金而離開醫院不知生死，其無上悲心促使力量，同心協力，共造福業，改善人心，化穢土為淨樂邦。

發菩薩心行菩薩道

菩薩行者說：「你們看待世間一切的眾生，應該把年老者當作自己的父母去孝敬他，年齡相若者，就當兄弟姊妹敬愛他，年齡幼小的，則當為自己的子女一般去愛護他。」這是人生最高潔的愛，最真、最善、最美的菩薩行。學菩薩道的人，必須具有百折不撓的

歷史上，有許多「懷才不遇」、「楚材晉用」、「生不逢時」、「賈恨以終」的英雄末路之悲；雖說與個人「命運」有關，但亦不得不歸咎於整個政治體制之顛覆與無將人之量，以致中國歷代王朝迭現「君子道消，小人道長，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屈辱之怨嘆！

「以良材」如不能「以師以友」，「以誠以信」，而處處「驅之若牛馬，防之若盜賊」，不是造就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徒，便是像養一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坐待甘肥之輩。

所謂「良材」，必不甘於被奴役，必不屈於坐冷房；除非真正的奴隸，才需加以鞭撻；而真正的英雄，則必可共患難、共歡樂。頃讀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台北中國時報社論，評「王玉雲」其人云：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台肥公司董事長王玉雲又萌退意，請求去職，聞經濟部已層轉

初發心修行時，發大心、立大志、做大事，並熱衷實踐理想的工作，學菩薩的捨施，不只是傾家蕩產，施貧濟急，救難扶危；等慈濟眾生的事業，把一切家產施捨眾生，絲毫無保留，他懇切的發願：「我在布施中，得到身心解脫自在的快樂，雖然我身外財物施盡，但布施心猶未盡，只要有人需要，我願意將頭、目、髓、腦、身體、手足等布施給需要的眾生！」他的心願及所表施，不僅受人讚歎也感動了帝釋天，為要考驗這位發心人的意志及其忍力（每要完成一項突出的大善事，必須要經過一番考驗，經得起考驗的則步步直升，經不起的即一墮千丈），於是便化身凡間什麼事使你如此悲傷？我能幫你忙嗎？」青年入說：「我的家中有一位老母，罹患怪病，家中物品盡盡，請了許多醫生治療無效。據醫生說要治好母病，除非有修行人人的眼睛做藥引，不然是不行了。」發心人說：「還不要緊，我正想布施身體，替你解決困難！」說完了，便手指指出左眼，青年人大叫一聲：「我要的是右眼，你卻指出左眼怎麼辦呢？」發心人向青年入說：「只怪我沒問清楚，沒關係世間形色俱備已看夠，你要右眼，我送你右眼，我犧牲兩只眼睛能救你一命也很光榮。」於是便取出右眼給那青年入。青年入接過眼睛，聞一聞：「噫！這麼腥臭的眼睛，我要的是修行清淨人的眼睛，我要它沒有用！」他故意把眼睛丟在地上，雙腳作響，又揮手一揮，發心人損失兩只眼睛，又換得一項臭罵，非常惱惱，數十年歡喜布施一場，刻間消失，退縮大心，畏懼菩薩道難行，因此留連小乘聲聞位中，不敢發菩薩心。

七月原是吉祥月

一般人對於七月大多很忌諱。其理由是：七月乃是每年一度開地獄門的時候，獄中的鬼魂多數，來人間飄蕩，出門不小心，容易碰鬼惹禍。更妙的是有些人以為七月不可結婚。七月娶的是鬼新娘，甚至七月生的鬼孩子，等等等，把七月當做「鬼月」，事事忌諱。其實，把七月當做「鬼月」，是迷信的遺毒，是佛的教訓。佛說：鬼月是吉祥的好月，是修功德圓滿，悟道證果的人很多，因此佛歡喜，諸天神護法亦歡喜，所以七月是最吉祥的歡喜月。

自古以來七月份無論那個地方，不管普渡法會，尤其是七月十五日世俗家戶戶都歡慶拜拜「好兄弟」，若非鬼月可以那麼殷勤設「普渡孤魂」？其實，這是民俗，然而它却是正傳於佛教孟蘭盆會，不過樣式全變，意義已不存在。孟蘭盆會的意義，「孟蘭」的意思是救濟，「盆」是盛物之器。孟蘭盆會的起因，經載：佛弟子目犍連，神通第一，於結夏安居期，入定中，見其母墮於餓鬼道中，鼓腹飢餓，飢渴難堪。目連悲感母親飢渴之苦，即用神通，以鉢盛飯到餓鬼道供養母親。其母通火中燒，一見鉢中飯，接在手中，變到口邊，口一張開，吐出火焰，白飯變成焦炭。目連見狀，悲痛萬分，只好請教佛陀如何救母？佛以七月十五日，眾僧解夏安居自恣日，設齋供養佛僧，仰仗三寶福德慈悲感德力，感救餓鬼之苦。目連依佛教示，於七月十五日虔誠設供養佛僧，供養佛僧，就因這功德力，不但其母脫離餓鬼倒懸之苦，同時受苦的生靈也得解脫。

超拔亡父母或親屬眷屬，須仰仗三寶慈悲感德，方得利益，如目連雖是神通第一，也無法救度生母脫離，也要仗三寶的力量，故佛說孟蘭盆經說：「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憶父母，乃至七七父母，年七月十五日當以孝慈，憶所生父母，為作孟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恩之恩……」由此可體會年年七月普渡的由來大致與佛教的追思，想超度往生善道的意義相同。

因時代歷經二千多年，印度及中國民情不同，所以深具意義的孟蘭盆會至今全變了樣式，所含「救倒懸」的意義也不存在了，反將吉祥的七月，詛咒為「鬼月」，眾生是非顛倒，不但不造福，更大殺牲畜，拜祭鬼神，招集遊魂，花錢傷財，毫無益處。佛教徒應遵照佛規，多做布施，供養三寶，又散居各處，如法的供養確實不易。供養的方法有三種：「一是利（物質）的供養；二是敬（禮拜讚歎）的供養；三是行（實行）的供養最殊勝，其功德效力也最大。人間有許多貧苦飢餓的人，我們若能施捨財物，救濟他們的痛苦，也等於救倒懸之苦一樣，功德無量。」

（三）

行政院，預料行政院將予批准。

「王玉雲崛起間，稱雄一方，無論其出身如何，崛起之過程如何？都是一時之雄，是一個人才。雖不一定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能臣，然而差乎近之。不幸的是台灣是一個不治不亂的溫吞局面，也就是埋沒人才的最好場所。台灣是一個淺池塘，蓋世雄才也掀不起巨浪，儘管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祇不過吹一池春水而已。台灣不是一個野無遺才，朝無幸進、政簡刑輕、鵬飛萬里的清平之世，縱有治平之策，也無施展之良機。這樣的一個局面，必然是有人才之需要，無求才之急迫，於是人才便被埋在一起爛掉了。此處所謂人才，指天縱之才，後天培養人才，在台灣這個環境之下是不可能的。既沒有培養人才的制度，也沒有培養人才的胸襟，更沒有培養人才才的打算，所以現在即使是普通行政人才，都是要什麼人才，沒有什麼人才，至於足以負重任、開國運、旋轉乾坤的濟世之才，則是缺乏之了。」

「以王玉雲的個案而論，在調離高雄市長後，或則給予國策顧問榮銜，予以安置，聽其自求發展，以開展其個人事業宣洩憤鬱；或則賦予重任，激勵志操，發揮才能，耐為國用。但是兩者都不是，却給予台肥公司董事長，一若其缺乏生活之資，安置一啖飯之所。隨後又發表一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有職無權，一若其志在榮銜而已。再後又恐其認為副主任委員榮銜之不足，再崇之以特聘國策顧問。殊不知王玉雲這種憑一己之力而能雄視一方的人物，豈在乎區區區區生活之資，更在乎幾個銜位虛位，這種人要是的實權，要是的成就，要是的是事業。厚之以待遇，而待遇不

是處處碰壁，時時受阻，以一主管格降人才。換句話說，人才不能拘於一格的，拘於一格，合於一個模子，不敷國家的需要。

「而且居於用人地位的人物，是不能用自己的模子來網羅人才的。真人才有二種：一種是不為人所用的，或不為他所不喜歡的入所用，所謂擇人而事；另一種是肯為人所用的，但要保持自己的志氣與立場，不

過每月幾萬元；寵之以榮銜，而榮銜不過一副主委員與國策顧問。以之濟貧安老則可以，以之籠絡如王玉雲這種人物，則適足以增其抑鬱不平之心，其反在正常情形之下，輕則離、重則叛，這豈是用人才之道？」

「然而王玉雲確非常人，在其位即謀其政，很認真地做起董事長與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來，於

名言：「但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換句話說，人才不能拘於一格的，拘於一格，合於一個模子，不敷國家的需要。

「而且居於用人地位的人物，是不能用自己的模子來網羅人才的。真人才有二種：一種是不為人所用的，或不為他所不喜歡的入所用，所謂擇人而事；另一種是肯為人所用的，但要保持自己的志氣與立場，不

今年元月，何美玉居士發心印證嚴法師度書「無量義經」與道友結緣，藉此得悉法師亦曾於精舍宣講本經，蓋此書乃「法華三部」之一，此外尚有「觀音菩薩普門品」一種，為台宗行者所必備。證嚴法師為中國大乘佛教、宗法者極少數之女眾大德也。其智慧、悲心、福田，自不同凡俗。有此因緣，乃於上月細讀此經一遍，深覺經文淺意深，如能加以詳註，必有助於慈濟諸位道侶，乃埋首於案牘，以三個月之時間，順利成篇。

所謂「無量義」者，乃無量無數事物之理，簡言之，「一切法」之義也。如升其層次，則為「法性」之別名，惟此經為「法華」之前編，以「無相」表「一切法」之奧義，以「無量義」表「無相」之相，實乃化繁為簡之佛心要旨也。

此篇為佛陀晚年，先於法華所出之經，蕭齊高帝（蕭道成）建元二年（公元四八〇年），印度沙門曇摩伽陀耶舍（義為「法生稱」）於廣州朝寧寺譯出，永明三年（公元四八五年），由傳受人沙門慧慈携至揚州，繕寫流布，得以入藏，傳續於今。

除曇摩伽陀耶舍譯本之外，尚有求那跋陀羅譯本，已不傳。而古人注疏，此經竟未見，遍翻大藏，僅得日僧傳教大師「註無量義經」一卷，民國丁福保「箋註」一集。復以此經為法華之綱目，不讀此經，則無以見法華真旨，因此為古人續貂，願讀法華者，有以教之。

沙門曇摩伽陀耶舍其人，生平不詳，無法為其作傳，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所記，數行而已，想乃印度由海道來華之高僧，而所譯之經，僅此一帙，其一生行履，竟不見於籍傳，良可浩歎！謹誌譯書因緣。

公元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於台北市

序：譯今經義量無

創慧陳

人追求的是甚麼，不過是「安全」與「美滿」而已。能給我們人類這兩項東西的，難道不是「政治」？而政治的清明，沒有「良材」為其堅治——又怎麼能完成？

今天反觀這一個大圈子裏面的小圈子——佛教，佛教又能挽得住幾個「人」做事——更不要說什麼「人才」——佛教——有幾個機件在「認真」做機件對歷史負責的事？佛教裏的一些機件，能把握慈悲性也就好了，而不要放言高論，今天救幾個世間苦人，明天去渡幾個無明眾生。

「從一粒沙看世界」，整個的政治體制是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上面，晃來晃去的是同一個事物。我要提醒佛教界主事的人們——當你們慈悲心未啟之前，先對你們身邊「走使」的人物，慈悲一下。把佛教的人才「憔悴」掉的後果——是佛教自己的滅亡！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二日